

现在人的自觉意识和社会实践活动方面。在人与动物界根本分歧点的问题上,恩格斯在他的《〈自然辩证法〉导言》中提出了“两种生产”和与之相对应的“两次提升”的论断。他指出,人要真正彻底地脱离动物界,就必须经历两次“提升”。一次是通过“一般生产”即人的劳动“在物种关系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”;另一次是通过“一种能够有计划地生产和分配的自觉的社会生产组织”的建立,即社会化的(文化)劳动“在社会关系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”<sup>①</sup>。恩格斯的这一论断是极为正确和深刻的,正是在这关键一点上(Key),他科学地解决了这一重要问题。如果我们把上面恩格斯的话再来和马克思的观点对照来看,我们就能更加深刻地判别人和文化的本质。马克思在对审美认识论进行科学评述时指出:“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,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,并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……”<sup>②</sup>在这儿,马克思从根本上论述了人与动物本质不同,从而从人的生理、文化上科学地定义了“人”。而恩格斯则把这种生命过程给予了定量性的总结。

马、恩吸取了前人的成果,对人和文化发生的终极原因进行了科学的探讨和研究,他们的见解对我们今天的研究仍有深刻的现实意义,是我们解决文化溯源问题的重要指南。

---

### “我真恨死哈代了!”

在选编哈代书信时,我们发现他于1897年致评论家哈丁奈的信颇有意思。此信的主要内容不外是讲述他的小说问世以来所遭到的种种所谓“正统”观念的非难和攻击:“有些简直不是在评论我的小说,而是在侮辱我的人格。”在信中哈代尤其提到一些女评论家、女读者对其小说更为反感和不满,批评之词更为尖刻。何以缘故?主要是因为哈代在许多小说中刻划了许多追求自我满足,轻浮放荡的女人,诸如巴斯谢芭、游苔莎、艾拉白拉。她们一般都善于玩弄男人的感情,道德败坏,情欲横流,背信弃义,而且在恶劣的程度上一个比一个更坏。难怪有人说:哈代笔下的女人要比男人坏,但作者对女人的描写要比对男人的描写深刻得多。《无名的裘德》发表后不久,一位女读者发现书中的艾拉白拉被刻划得淋漓尽致,曾气愤地说:“我真恨死哈代了!”

(敏捷)

---

① 恩格斯:《〈自然辩证法〉导言》,载《马恩选集》,第3卷,第456—458页,人民出版社,1976年版。

② 马克思: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》,载《马恩全集》,第42卷,第97页,人民出版社,1982年版。